

比较文学基本范畴与经典文献丛书

顾问 杨慧林 主编 高旭东

曾艳兵 主编

# 比较诗学

理论与实践

# 比较诗学

理论与实践

曾艳兵  
主编

比较文学基本范畴与经典文献丛书  
顾问 杨慧林 主编 高旭东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诗学：理论与实践 / 曾艳兵主编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9  
(比较文学基本范畴与经典文献丛书)

ISBN 978-7-301-28437-7

I. ①比 … II. ①曾 … III. ①比较诗学 IV. ① I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3370 号

书 名 比较诗学：理论与实践

BIJIAO SHIXUE

著作责任者 曾艳兵 主编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437-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kupw@qq.com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6820

印刷者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商 新华书店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6 开本 23 印张 290 千字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6.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本书荣获中国人民大学 985 工程资金资助

# 目 录

绪论 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诗学 001

## 上编 比较诗学理论 027

第一章 韦斯坦因及其《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 029

第二章 叶维廉及其比较诗学研究 045

第三章 厄尔·迈纳及其比较诗学体系 064

第四章 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阐释 080

第五章 钱锺书的《谈艺录》《管锥编》及其比较诗学 097

第六章 杨周翰及其比较诗学研究 112

第七章 乐黛云及其“世界诗学” 129

第八章 周发祥与西论中用研究 149

第九章 曹顺庆及《中西比较诗学》 167

第十章 余虹及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分殊与通约 184

第十一章 陈跃红及《比较诗学导论》 202

下编 比较诗学实践 219

《诗学的基本概念》选编 221

《中国文学理论》选编 237

《道与逻各斯》选编 259

《比较诗学的有关问题》选编 276

《诗学史》选编 296

《红楼梦评论》选编 313

《诗可以怨》选编 331

《中西比较诗学体系》选编 348

后记 359

## 绪论

### 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诗学

如果说比较文学从 19 世纪末兴起，至今也就一百多年的历史，那么，比较诗学的兴起就更是晚近的事情了，况且，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学最初的理念和原则是相悖离的。法国比较文学的代表人物基亚一再重申：“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在基亚看来，比较文学确切地说，就是“国际文学关系史”。基亚说：“我的老师让—玛丽·伽列认为，凡是不再存在关系——人与作品的关系、著作与接受环境的关系、一个国家与一个旅行者的关系——的地方，比较文学的领域就停止了，随之开始的如果不是属于辩术的话，就是属于文艺批评的领域。”<sup>①</sup>如果这种观点一直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话，比较诗学的产生和发展便是不可能的。比较诗学显然不是文学关系史，具体的文学关系的考证和辨析，至多只能是比较诗学研究的一个方面、一个侧面，或者一种基础，肯定不是比较诗学研究的旨意和目标。比较诗学的研究一定是“比较”的，没有“比较”的比较诗学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比较诗学，不论如何从具体的文本入手，最后一定会上升为一种抽象的、概括的理论研究，并且，这种研究自始至终都是“比较”的，以区别于其他文学批评、文

<sup>①</sup> 干永昌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年，第 76 页。

学理论或文艺美学。1958年，在教堂山会议上，韦勒克向法国学派的保守立场宣战，提倡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平行研究。1963年艾田伯的论著出版，宣告了比较文学必然走向比较诗学的历史发展趋势。从此以后，比较诗学作为比较文学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和方法，逐渐获得了专家学者的关注和认同，并出现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产生了广泛而又持久的影响。“无论如何，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显著的理论化倾向，其不可遏制地走向了比较诗学；事实上，比较诗学也终于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界诸多精英学者选择及介入其中的主脉。我们注意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汉语中国文学研究界给予理论性影响的那些欧美教授们，他们大多是在比较文学系任教或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优秀学者，因为，欧美高校本然就没有文艺学这个专业。文艺学是从前苏联学界引入的一个学科概念。简言之，这也是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为什么走向理论化的重要学理原因之一。”<sup>①</sup>自20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研究开始在中国学术界崛起后，比较诗学便一直是国内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主脉。

## 一、从诗学到比较诗学

“诗学”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oetics*)。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诗学是“指一种其原理适用于整个文学，又能说明批评过程中各种可靠类型的批评理论”。<sup>②</sup>“诗学”一词源于古希腊文，其原意为“制作的技艺”。在古希腊人看来，诗人作诗，就像鞋匠做鞋一

<sup>①</sup> 杨乃乔编：《比较诗学读本·代序》，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页。

<sup>②</sup> [加] 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0页。

样，靠自己的技艺制作产品。“诗学”（poietike techne）就是“作诗的技艺”的简化。因此，从该词的本义来讲似乎更应该译为“创作法、创作学”，或者干脆译成“诗术”。以后，随着这个词内涵的不断演变，诗学这个名称“早已不再意味着一种应使不熟练者学会写符合规则的诗歌、长篇叙事诗和戏剧的实用教程”<sup>①</sup>。

在古代西方，广义的诗泛指文学，而“文学”这个概念直到近代才出现，因此“诗学”也就相当于一般的文学理论。“诗学这一名词为什么能指示文学的整个原理呢？首先因为文学这一概念产生的时期较晚，要到18世纪；以前，整个语言艺术与有着实用性目的的口才情况相似，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各种戏剧题材诗歌、英雄史诗及抒情诗混为一谈。诗学则长期作为诗歌之理论而存在，这里的诗歌取其广义，包括所有口头创作。‘诗学’一词在其第一位真正的缔造者亚里士多德那里指的就是关于语言艺术创作的理论。”<sup>②</sup>这一传统由亚里士多德奠定之后，便一直延续下来。譬如，古罗马作家贺拉斯便有论述文艺理论的著作《诗艺》（*Ars Poetica*），法国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的经典文学理论著作则是《诗的艺术》（*l'art Poétique*）。可见，诗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的出现虽然是晚近的事，但它却有着久远的渊源和漫长的历史。总之，“诗学，或一般的文学理论，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但它在20世纪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出现而得以重构。”<sup>③</sup>诗学指的就是文学的整个内部原理，即那种使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东西，简言之，就是那种文学性

<sup>①</sup> [瑞士]施塔格尔：《诗学的基本概念》，胡其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页。

<sup>②</sup> [法]达维德·方丹：《诗学——文学形式通论》，陈静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页。

<sup>③</sup> [美]维克多·泰勒、[美]查尔斯·温奎斯特编：《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章燕、李自修等译，吉林出版社，2007年，第360页。

的东西。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显然继承了这一诗学传统。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说：“诗学的任务（换言之即语文学或文学理论的任务）是研究文学作品的结构方式。有艺术价值的文学是诗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的方法就是对现象进行描述、分类和解释。”“研究非艺术作品的结构的学科称之为修辞学；研究艺术作品结构的学科称之为诗学。”<sup>①</sup>维克托·日尔蒙斯基则认为：“诗学是把诗当作艺术来进行研究的学科。”他将诗学分为理论诗学和历史诗学。“普通诗学或称理论诗学的任务，是对诗歌的程序进行系统的研究，对它们进行比较性的描写和分类：理论诗学应当依赖具体的史料，建立科学的概念体系，这个体系是诗歌艺术史家在解决他们面临的具体问题时所必须的。”“历史诗学主要就是研究这种个人或历史风格的更替；这些风格在零散的文学史研究中组成统一的要素。”<sup>②</sup>法国当代理论家达维德·方丹将诗学的历史划分为四大理论及四个阶段：摹仿诗学，实效诗学或接受诗学，表达诗学，客观诗学或形式诗学。“诗学远不是把自己封闭在单个文本中，而是把单个文本置于一般性中，置于组成文本的各种关系之交叉点上。”<sup>③</sup>如此看来，诗学不仅已经较为明确地指称一般文学理论，有时甚至可以泛指一般的“理论”。

在中国古代，“诗学”一词主要是指专门的《诗经》研究，或泛指一般诗歌的创作技巧和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诗与学”连在一起使用

<sup>①</sup> [苏] 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诗学的定义》，见什克洛夫斯基等著《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76、79页。

<sup>②</sup> [苏] 维克托·日尔蒙斯基：《诗学的任务》，见什克洛夫斯基等著《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209、225、238页。

<sup>③</sup> [法] 达维德·方丹：《诗学——文学形式通论》，陈静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4页。

最早可能在汉代,《汉书》中有“诗之为学,性情而已”。<sup>①</sup>晚唐诗人郑谷的《中年》一诗云:“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sup>②</sup>中国古代以“诗学”为书名的著作主要有:元代杨载《诗学正源》、范亨的《诗学正裔》,明代黄溥《诗学权舆》、溥南金的《诗学正宗》和周鸣《诗学梯航》。<sup>③</sup>这里的诗学大体上都是指一般的诗歌创作技巧。在傅璇琮等人主编的《中国诗学大辞典》中,“诗学”即“关于诗歌的学问,或者说,以诗歌为对象的学科领域,叫做诗学。在中国,由于诗的含义有好几个层次,相应地,诗学所指的范围,也有广狭之不同。”“当‘诗’作为一个专名,是指《诗经》的时候,‘诗学’即相当于诗经学。”<sup>④</sup>中国诗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有关诗歌的基本理论和诗学基本范畴;(2)有关诗歌形式和创作技巧的问题;(3)对于中国历代诗歌源流,或曰历代诗歌史的研究;(4)对于历代诗歌总集、选集、别集和某一具体作品的研究;(5)对于历代诗人及由众多诗人所组成的创作群体的研究;(6)对于历代诗歌理论的整理和研究。可见,中国古代诗学概念大体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但却没有生发出西方诗学后来的意涵。

现代汉语中的“诗学”概念,既不是完全西方的概念,也不是纯粹的中国古代的概念,而是在“传统”和“西方”两大资源的共同影响下,融会了较多现代意识的新生汉语文论概念。<sup>⑤</sup>乐黛云先生这样界定诗学:

<sup>①</sup> [汉]班固:《汉书·翼奉传》,《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卷第294页。

<sup>②</sup> 《全唐诗》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扬州诗局本,第1701页。

<sup>③</sup> 蔡镇楚:《诗话研究之回顾与展望》,《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sup>④</sup> 傅璇琮等编:《中国诗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页。

<sup>⑤</sup> 徐新建:《比较诗学:谁是“中介者”?》,《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4期。

现代意义的诗学是指有关文学本身的、在抽象层面展开的理论研究。它与文学批评不同，并不诠释具体作品的成败得失；它与文学史不同，并不对作品进行历史评价。它所研究的是文学文本的模式和程式，以及文学意义如何通过这些模式和程式而产生。<sup>①</sup>

在乐黛云看来，诗学就是文学理论的研究。以此类推，比较诗学通常是指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比较研究。曹顺庆说：“比较诗学是一个以文学理论比较为核心内容的研究领域，它包括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诗学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也包括了跨学科、跨文化诗学的比较研究。”<sup>②</sup>陈跃红认为，“所谓诗学，主要是指人们在抽象层面上所展开的关于文学问题的专门研究，譬如从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美学论或者从范式和方法论等思路去展开的有关文学本身命题的研讨。”比较诗学，“则肯定是从跨文化的立场去展开的广义诗学研究，或者说是从国际学术的视野去开展的有关文艺问题的跨文化研究。”<sup>③</sup>钱锺书先生下面这段话被广泛引用，通常被认为是比较诗学最为贴切的定义：“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比较诗学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互相阐发，是比较诗学的重要任务之一。”<sup>④</sup>

比较文学在突破了法国学派的藩篱之后，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跨民族、跨语言的文学共同规律的探索。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指出：“法国人较为注重可以依靠事实根据加以解决的问题（甚至常常要依据具体

<sup>①</sup> 乐黛云等编：《世界诗学大辞典·序》，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4页。

<sup>②</sup> 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30页。

<sup>③</sup> 陈跃红：《比较诗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

<sup>④</sup> 张隆溪：《钱锺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读书》，1981年第10期。

的文献)。他们基本上把文学批评排斥在比较文学领域之外。他们颇为蔑视‘仅仅’作比较、‘仅仅’指出异同的研究。”这就是法国学派所注重的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而在雷马克看来，真正的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sup>①</sup>

当这种比较文学的观念逐渐被比较文学研究者所接受时，1963年法国著名比较文学研究者艾田伯(Rene Etiemble)做出了“比较文学必然走向比较诗学”的断言，他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文学的危机》中说：

将两种自认为是敌对实际上是互补的研究方法——历史的探究  
和美学的沉思——结合起来，比较文学就必然走向比较诗学。<sup>②</sup>

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比较诗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发展以及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实绩都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比较诗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存在，并渐渐成为学术的前沿课题，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近代以来中国诗学和文论传统在世界性文艺研究格局中被矮化(dwarf)和被忽略；(2)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文艺研究领域的攻城略地和话语霸权的趋势；(3)现代中国文艺研究追求自我突破和现代性发展的策略选择。<sup>③</sup>

<sup>①</sup> 张隆溪编：《比较文学译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页。

<sup>②</sup> Rene Etiemble, *The Crisi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erbert Weisinger and George Joyaux.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54.

<sup>③</sup> 陈跃红：《比较诗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比较诗学的研究热潮与 20 世纪 70 到 80 年代西方学术研究的理论转向不无关系。这时期，比较文学的教授们要求学生阅读的著述来自哲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宗教等各种学科，比较文学界“最热烈讨论是理论，而不是文学”。文学理论与“对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德里达、拉康、福柯和德·曼、利奥塔等人的讨论”基本上是同义词。“在英语国家的大学中，开设较多有关近来法国和德国哲学课程的不是哲学系而是英语系。”<sup>①</sup>“在 1970 年代，美国文学系的教师们都开始大读德里达、福柯，还形成了一个名为‘文学理论’的新的二级学科。……反倒为接受过哲学，而不是文学训练的人在文学系创造了谋职的机会。”<sup>②</sup>“理论”本身成为焦点和中心，理论似乎可以自己生产自己，自己发展自己，任何经验和实践都不再是重要的，不可替代的。

## 二、比较诗学的基本理论与论争

比较诗学作为比较文学中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和方法，自有其独特性和合法性。比较诗学就是通过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各种文学现象的理论体系的研究，去发现和探讨全人类对文学规律的共同认识。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理论体系各异，范畴不同，术语概念更是千差万别，对于那些属于不同文化渊源的文学理论，比较的基础是什么？这种比较的基础就是比较诗学的可比性问题。

我们已经充分注意并认识到了各民族文学理论体系的差异，而对

<sup>①</sup> [美] 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年，第 93 页。

<sup>②</sup> Richard Rorty, *Looking Back at "Literary Theo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ed. Haun Saussy, The John Hopkins Press, Baltimore, 2006, p.63.

于它们之间的相同或相似我们则往往关注不够。其实，正是在这种同异之间，比较诗学便建立了自己的可比性。因为完全的“同”，便无比较的必要；而完全的“异”，则无比较的可能。比较诗学的“同”，从根本上说在于全人类的感觉之同、道理之同、人心之同。孟子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駢騮之悦我口。”<sup>①</sup>这里的所谓“理”和“义”就是比较的理由和基础。钱锺书进而说道：“心之同然，本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然，本乎物之必然，亦即合乎物之本然也。”<sup>②</sup>道德最终扎根于我们的身体。正如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所说：“人类的认同，虽然不仅是身体的，但基本是身体的，因此也就是动物性的认同。”“我们有形躯体生理构造如此，必然在原则上能够怜悯我们的同类。道德价值也正是建立在这种同情之上；而这种能力又是我们在物质上的互相依存为基础的。”<sup>③</sup>总之，东西方文论虽然探讨问题的方法和路径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把握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探寻文学艺术的真正奥秘。

就比较诗学的目的而言，1983年叶维廉在台湾出版《比较诗学》一书，提出了“共同诗学”（Common Poetics）的观点和“文化模子”的理论。叶维廉认为，比较诗学的基本目标和方向就是寻找跨文化、跨国度的“共同诗学”，而“要寻求‘共相’，我们必须放弃死守一个模子的固执，我们必须要以两个‘模子’同时进行，而且必须寻根探固，必须从其本身的文化立场去看，然后加以比较和对比，始可以得到两者的

<sup>①</sup>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第261页。

<sup>②</sup> 钱锺书：《管锥编》第1卷，中华书局，1979年，第50页。

<sup>③</sup> [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49—150页。

全貌。”<sup>①</sup>可惜叶维廉在其论述中并没有将这一理论贯彻到底。其实钱锺书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明确指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他的《谈艺录》中继而写道：“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sup>②</sup>他认为，无论东方西方，只要同属人类，就应该具有共同的“诗心”和“文心”。<sup>③</sup>

如何才能寻找或建构一种跨文化、跨国度的“共同诗学”呢？这种“共同诗学”显然不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也不能是东方中心主义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已故的刘若愚教授在英美多年，“深感西洋学者在谈论文学时，动不动就唯西方希腊罗马以来的文学传统马首是瞻，而忽视了另一个东方的、不同于西方但毫不劣于西方的文学传统”。因此，他用英文撰写了一部《中国文学理论》，该书的出现，“西洋学者今后不能不将中国的文学理论也一并加以考虑，否则将不能谈论普遍的文学理论或文学，而只能谈论各别或各国的文学和批评”<sup>④</sup>。刘若愚认为，“提出渊源于悠久而大体上独立发展的中国批评思想传统的各种文学理论，使它们能够与来自其他传统的理论比较”，有助于达到一个融合中西两大传统、具有超越特定理论之上的普遍解释力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这种文学理论不再是复数的、可数的，而是单数的、不可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西文学理论的互通融合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历史上互不关联的批评传统的比较研究，例如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比较，在理论的层次上会比在实际的层次上，导出更丰硕的成

<sup>①</sup> 叶维廉：《比较诗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 年，第 15 页。

<sup>②</sup> 钱锺书：《谈艺录·序》，中华书局，1984 年。

<sup>③</sup> 钱锺书：《管锥编》第 1 卷，中华书局，1979 年，第 50 页。

<sup>④</sup> 杜国清：《译者后记》，见〔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261 页。

果，因为对于个别作家与作品的批评，对于不谙原文的读者，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而且来自一种文学的批评标准，可能不适用于另一种文学；反之，属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作家和批评家之文学思想的比较，可能展示出哪种批评观念是世界性的，哪种观念是限于某几种文化传统的，而哪种概念是某一特殊传统所独有的。如此进而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因为批评概念时常是基于实际的文学作品），哪些特征是所有文学共通具有的，哪些特征是限于某一特殊文学所独有的。如此，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可以导致对所有文学的更佳了解。<sup>①</sup>

但是，刘若愚的著述，主要是从西方文论的体系出发，以西方的形上理论、决定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和实用理论为框架，对中国文论进行全面的对比分析，还没有上升到中西文论“互动”这一层面上来。所谓“互动”，就是从不同文化的视点来理解和阐释另一种文化，从而在不同的文化的激荡和照亮中产生新的因素和建构。比如“赋”是中国特有的文类，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都应该知道李白、杜甫是伟大的诗人，殊不知他们也同时是重要的赋作者，他们在当时官场上的升迁主要便因为他们是赋作者，而不是诗人。如果赋这种文类在其他的文化中并不存在，那么，建立在一文类基础上的理论是否具有普遍性意义？同理，如果某一理论只是建立在西方所独有的某一文类基础上，那么，这种理论的普遍性意义也同样应当受到质疑。而这个问题我们以往则重视不够。

乐黛云认为，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读本》无疑做到了这一点。该书从文本出发，改变了过去从文本抽取观念的做法，通过文本来讲述文

<sup>①</sup> [美] 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页。